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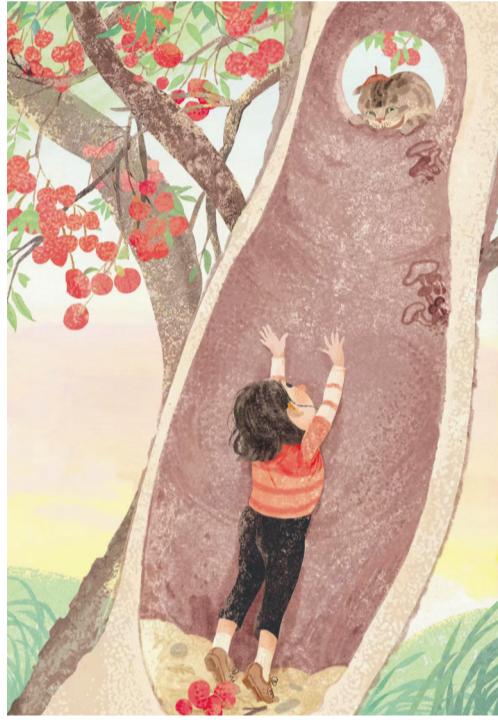
慈琪《外婆变成了麻猫》:

从“好奇”“好玩”到“好想哭”

□梁 燕

“生命树”系列童话《外婆变成了麻猫》《妹妹去了虫子国》是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慈琪最近两年的代表性童话作品,标志着她童话创作的新高度和现实主义转向。两部作品都以“变身”为想象抓手,用“离家—归家”的故事架构,通过幽默轻巧的叙述腔调,完成对亲情、生命、衰老、接纳、成长等重大命题的思考。其中,《外婆变成了麻猫》创作中的“颠倒”艺术表达,给童话带来了让人惊艳的表现力和深沉的感染力。

《外婆变成了麻猫》讲述的是女孩一朵的外婆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失忆的老人一不开心就会变成麻猫。外婆因被冷落和批评而变成了猫并离家出走后,一朵和外婆踏上了一段特别的旅程。“变身”与“变形”的设定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并不新鲜,中外童话创作中也有不少此类佳作。如何“变”出新意、“变”得充满童趣,这是对写作者的挑战。《外婆变成了麻猫》中变身



《外婆变成了麻猫》插图

的新鲜之处在于将“外婆”与“麻猫”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故事中其他三位老人与鹦鹉、老牛、兔子之间的变形,都分别暗合着各自病症的特征,也因形象的趣味化、两者之间性情上的相似性和外形上的反差感给小读者带来了游戏般的吸引力。

某种意义上,童话是一种“颠倒”的艺术,“颠倒”意味着对“正常”的变形或颠覆。在这个故事里,老人因病被困在幼儿状态。从孩子的角度看,这种特殊的病症引起的健忘、不可理喻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适和困难。孩子与老人一起历险的情节,帮助他们完成从“被守护者”向“守护者”身份的转换,让他们学会自立与承担。故事中,魔法师老鼠、贸易商人大青蛙可以给孩子们提供帮助,让祖父母们脱离当下的混乱,进入安稳的睡眠,或是如提线木偶一般地活着。孩子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挣扎的过程,也是成长必经的阵痛。童话结尾,一朵耐心地哄生气的麻猫外婆回家,她用调侃式的歌谣逗外婆开心,像成人对待无理取闹的幼儿那般。经历过共同的历险之后,“一朵们”完成了蜕变,“麻猫们”也放下了戒备。这种颠倒中的成长与以往的儿童文学相比,显得尤为特别。

每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背后都有一群痛苦而无力的家人。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这是一种比死亡更复杂、更漫长的状态:难以治愈,却又不会迅速夺走生命的疾病。如何面对衰老、疾病,如何照顾患重症的老人,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在写作《外婆变成了麻猫》前,慈琪曾写过短篇幻想小说《外婆过了保修期》,从机器人老龄化角度探讨失忆、痴呆的话题。到了《外婆变成了麻猫》,慈琪找到了更儿童化的表述方式,以儿童视角切入,让这个沉重的话题变得轻盈而丰满。这种处理表现在两个层面的和谐上:一是现实部分的真切可感,二是想象世界的夸张有趣。现实部分即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生活和状态,经由一朵的视角,得以真实细腻地呈现。而这些呈现都巧妙地揉进了想象,以“外婆一生气就变猫”的设定,将想象空间和现实空间连接起来。荔枝山的仙婆离枝作为民间故事里的人物,在童话中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角色。在仙婆的指引下,一朵带着外婆离开树洞,踏上新一轮旅程。这一想象连接的是现实



《外婆变成了麻猫》插图



《外婆变成了麻猫》,慈琪著,明天出版社,2023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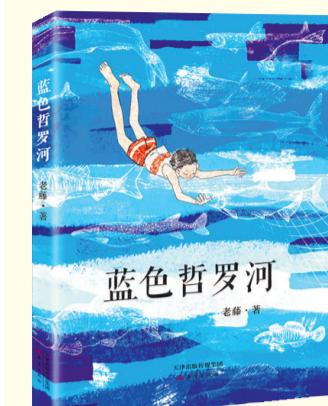
里外婆给小时候的一朵讲故事,也是祖孙之间温情的现实表达。两者紧密关联,显示出作者驾轻就熟的写作技巧。

不论是诗歌还是童话,慈琪的创作都表现出一种浑然天成的儿童感,一种轻松、幽默的叙述腔调和处事智慧。这个特点在《外婆变成了

麻猫》中得以延续,书中的童言、童行、童趣俯拾皆是,在整体的探险框架、曲折的故事走向、细腻的情感处理等方面也都以儿童视角切入。整个故事中,轻盈与沉重、欢笑与伤感、微小与壮大、游戏与真情等审美体验贯穿在行文中,构成童话丰富的层次感与丰满的立体感,令人回味悠长。

无疑,每一部好的作品,都要融入个体的生命体验。童话创作更是如此,需要在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的前提下,注入写作者的真情实感。在《外婆变成了麻猫》的写作中,慈琪撷取自己生命里的特别体验,书写自己熟悉的、深爱的人和事。我曾听慈琪讲过她和外婆的故事,讲过她的无奈和心疼,知道她非常爱猫,常年与猫相伴,还收养了多只流浪猫。这一次,借助童话,慈琪以自洽的、新奇的、动人的、平和的方式,把她珍爱的人和心爱的猫融为一体。最终作者以平实深沉的爱铺底,用举重若轻的表达,带领读者完成了从“好奇”“好玩”到“好想哭”的阅读过程。

(作者系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



《蓝色哲罗河》
老藤 著
新蕾出版社
2025年10月出版



《小鸟天堂》
徐鲁 著 翟艺琳 绘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5年9月出版

本书是作家老藤的首部长篇儿童小说,诗意呈现东北边境独特纯净、迷人的自然风光,培养孩子对真实世界的感知与热爱,引领他们在阅读中学习鱼类知识,了解传统的渔猎文化,享受文学阅读和自然探索的趣味。在孩子们心中埋下关于生存、关于处世、关于抉择的智慧种子,告诉他们既要认真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也要懂得祖辈传下来的生活哲学。

本书以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天马村一棵名为“小鸟天堂”的百年古榕树的视角展开,用温暖真挚的文字和层次丰富的画面,讲述了一片湿地的生态变迁及其背后的守护故事,展现了人与自然走向和谐共生的美好历程,启发小读者思考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感受生命与传承的力量。

本书以独特的垂直翻页设计,邀请小读者模拟从海面潜入深海的旅程,带领大家开启一场诗意探险。绘本以深蓝、灰黑为主色调,还原夜海环境,读者跟随潜水员手电筒的一束微光,在静谧的深色画面中前行,营造出强烈的沉浸感。不仅向孩子们展示夜晚海洋的真实氛围,也引导他们用好奇的心态去拥抱未知,探寻生命潜藏的奇迹。

■阅读札记

烽火中的少年战歌

重读《火线上的孩子们》
□郑从彦

翻开陈伯吹的《火线上的孩子们》,泛黄纸页上的文字依旧鲜活,抗战年代少年们激昂的歌声与坚定的脚步声仿佛能透过书页向我们传来。这部创作于1933年的作品,是中国最早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之一。如今重读这部经典,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那段不屈民族精神的叩问与思考。在和平年代,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些火线上的孩子们?

《火线上的孩子们》以巧妙的构思,生动地描绘了战争年代的真实场景。整本书情节清晰,循序渐进,首先讲述了一群十几岁的少年如何挺身而出、组成先锋队挺进火线,接着在前线城破之际,先锋队及时赶到并与敌人展开拼杀,最后勇敢的先锋队员向敌人展开反攻。小小的身躯里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谁能想到他们还只是孩子呢?

陈伯吹以儿童为本位进行创作。在他笔下,战争年代的孩子是有血有肉的少年,而不是简单的、符号化的小英雄,比如开篇出现的粤儿和闽儿,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怕什么!干就干!”一个叫粤儿的孩子喊出声来,接着撸起袖子,露出两条结实的臂膀。粤儿旁边的闽儿也跟着说:“干!是应该干了!帝国主义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再不等大家到齐,我们就要灭亡了!”

粤儿和闽儿这两个名字,取自中国广东和福建地区的简称,暗示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各个省市地区都不甘坐以待毙。他们有着少年的热情与稚气,却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方式捍卫家园。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那群“红小鬼”,早早懂得将民族大任扛在他们稚嫩的肩膀之上。这样的少年担当,直至今日的和平年代,也有借鉴意义。

这部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创作于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这体现出作家不仅关注儿童的现实生活,更有着以文学唤醒民族未来的深刻洞见。学者王泉根曾将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战争年代的“零距离”接触、“十七年”时期的“近距离”观照和新世纪的“远距离”反思。陈伯吹的作品正属于第一阶段的开拓之作,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在艺术表现上,陈伯吹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展现战争,通过孩子们的行动表达抗争,让爱国主义精神在生动的故事中自然表露。粤儿带领的先锋队向敌人发起总攻的过程中,提前埋伏,判断敌人接近的距离,及时开火,在敌方逃离的瞬间迅速形成包围圈,可见胆大心细;他们利用地理优势,把阵地延伸成一个半圆形,将敌人的军队围在中间,使敌人背后就是水无处可逃,也可见战斗的智慧。这些年均15岁的少年英雄在战争中成长、在考验中成熟。他们也有恐惧、有迷茫,更有不屈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

将《火线上的孩子们》置于重读经典的语境下,既是回顾历史,也是审视现实,更是展望未来。让当下的孩子在文学世界里重回那段烽火岁月,感受那种在艰难环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将少年英雄们对正义和理想的执着追求,转化为当代青少年面对压力和人生选择时的内在力量,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

(作者系中学高级教师)

■短评

让记忆在词语中重新生长

——《小光阴》的童年叙事与记忆美学

□汪芦川

当代儿童文学如何以质朴的笔触重构记忆的乌托邦?姜晓燕与马铁女合著的《小光阴》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将日常物件转化为时光的琥珀,在散文与诗歌的交织中完成了一场关于童年记忆的考古。这本书以“小素描”的笔法绘制了童年美好生活的点点滴滴,充满了天真和童趣,读来妙趣横生。在作者笔下,老师用发自内心的爱和温情点亮了“我”的童年,妈妈用勤劳的双手为“我”撑起了一个温暖的世界,那些老物件承载了童年的欢笑和眼泪……在文字之外,作者对于生活的思考带有恰到好处的哲理韵味,极富感染力。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经验的诗性复现,更在儿童文学场域中开辟出一条微观史的创作路径,以平凡物象为经,以情感共振为纬,编织出中国乡土童年记忆的经络网。

正如书名所显示的,《小光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一种“小”而轻盈的文体形式和书写策略。每篇散文的篇幅都在三五百字,仿佛只是轻易打开记忆世界闸门的门缝,就以一种来自成年世界的释然而温和的微笑收回了目光。“小”不仅适合儿童读者,也展现出作者对童年苦难化的拒斥、对情感的节制和对微观世界的珍爱。当然,作为高级语文教师,姜晓燕非常自然地将“小故事里的‘小素描’”作为一种可以被复制生产的小学作文教学模式。这种意图在全书的副文本《那些开启记忆的老物件》《小故事里的“小素描”》《小诗里的“小诗意”》中清晰可见。同时,作为两位作者合著的作品,《小光阴》的结构也颇具新意。作家姜晓燕创作散文部分,诗人马铁女提供了一首首童年回忆的小诗。诗和散文的内容相互呼应,比如《白衬衫》与《云的衣裳》、《半截手套》与《妈妈的手》、《草莓橡皮》与《红红的野草莓》等,紧密的互文性使得每个小物件的意义延宕开去,飘荡在更为丰富的文本形式之中。



《小光阴》,姜晓燕、马铁女著,新蕾出版社,2024年12月

《小光阴》以205篇短章组成了物象的谱系,从“白衬衫”到“铁皮手电筒”,从“葱管糖”到“绿皮火车”,每件物品都成为打开记忆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物不仅具有实用功能,也是情感的载体,如母亲亲手缝制、被珍藏在枕头下的白衬衫,承载着饥饿记忆的“铝饭盒”,通过气味唤起深层记忆的“檀香皂”等。《小光阴》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这种私人体验升华为集体记忆,将个体的怀旧转化为一代人的文化乡愁。打开《小光阴》的书页,仿佛置身于一个老式童年怀旧杂货铺,“80后”童年的浪漫与诗意图跃然纸上。

《小光阴》以“双重聚焦”的策略构建起叙事迷宫,既保持儿童视角的天真,又融入成人回望的沉思。这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叙事,在“抄歌本”章节表现得尤为突出:少女们对歌词的执着追寻,既呈现青春期特有的情感强度,又通过教师补全歌词的情节,暗示代际文化传递的温柔力量。在“白衬衫”的部分,儿童时代对衬衫洁净度的执念,在成人的回望中化作童年的乡愁,曾经严防污渍的孩童最终在岁月的褶皱中领悟真正纯白的含义是什么。这种视角的螺旋上升,印证了我们通过讲述过去来理解现在的自我。《小光阴》启示我们,童年记忆应是持续生长的有机体,那些发黄的抄歌本、磨损的乒乓球拍、褪色的马兰头花戒指,终将在代际对话中重新获得讲述的力量。

进入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小光阴》中那些“开启记忆的老物件”的活动设计,是在引导儿童读者进行“收藏者”实践。这种将文学文本延伸为文化行动的尝试,使作品超越单纯意义上的怀旧,具备了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小光阴》告诉我们,真正的童年书写要让记忆在词语中重新生长。当新时代的儿童读者们阅读这些文字时,仿佛能听见老式钢笔在稿纸上沙沙作响——那是时光的秘语,更是永恒的文学声音。

(作者系复旦大学研究生)

《下潜,潜入夜海》
卢心远 著/绘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5年10月出版



《起源 我们都是自然的孩子》
[乌拉圭]纳特·卡多佐 著/绘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出版

“如果你是因纽特人的孩子,北极熊和海象是你在冰原上的邻居。如果你是鄂温克族的孩子,你在林间寻找地衣和蘑菇来喂养驯鹿……”本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孩子们介绍全世界22种族群生活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感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引领小读者们在自然中的陶冶尊重万物,敬畏生命。